



雨水行

□李天斌

离立春过去十五日。十五日内,大地上发生许多新的事情。譬如油菜花开了;譬如画眉、杜鹃、云雀的叫声逐渐清脆明亮,仿佛堵在喉咙里的浊气清泄一空;又如有人将棉袄换成了单衣,定是东风解冻并有了暖意;又如有人开始在河岸上垂钓,定是鱼陟负冰的时节已经到来;又如有一阵或是两阵的雨点总是落下来,以至于让我怀疑雨水这个节气提前到来,在你猝不及防之际,雨水就依着门槛望着你了。

我一边想着大地上的这些事情,一边爬上了小区旁边的小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小坡以前在村里遭人厌弃,土少石多,种不了庄稼。后来土地被征发,开发商围了起来,并打出房屋预售广告,估计离成为高楼已经不远。但仍然有人越了围墙进去,在那些零星破碎的泥土上种了白菜小葱之类。这明显是见缝插针,当泥土逐渐成为稀罕之物,人们对土地的感情更会让人心动。白菜是冬白菜,到了春天,就有些力不从心,灰灰的,像是生病的样子。小葱则照样一身青绿,这柔弱不起眼的植物,竟得得住四季洗礼,算是个意外。

石头上多荒草,虽然现在身子枯了,可是还能想象出它们当初灼灼生长的样子。只要有一粒土,有某个缝隙,它们就能让自己的生命绽放。这世间的坚韧与执着,原来是无处不在。并且时间行走到这里,我分明看见在那身骨内部已经有了柔润的颜色正在一点一点往上移动,一直要移动到草尖之上,仿佛要一笔一画描绘出春天的样子。

小坡过去,便是狮子山。其身形就像一头狮子,原来位于空旷处,前后左右均是平地,虽然不算高,可当其耸立起来,却也颇有豪迈之气。现在前后左右都有楼房高过它,将其挤在中间。依我的估计,在不远处,这一座狮子山,或许可能被整体铲除。狮子山埋有我七辈之前的祖母,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可每年清明,后代各房子孙还要前去祭拜。想着想着,不由得不安起来。乍一想,为了乡村的发展,我们做了一些舍弃,亦是情理中的事,终究释然了。

狮子山种有一片樱桃树。已经开花,将一片山地都染白了。只是没有裸露的岩石与荒草将那白色切割开来,甚至因小块小块的相互阻隔,那一块块的花朵还有点细腻的情愫,一笔一画,均有浅浅心事爬上眉梢。记得立春那天我去水碾坡时,樱桃树还只是冒出了一粒新芽,但一迈入春天的门槛,就迫不及待地盛开了。几乎一夜之间,梦境一般将其呈现给大地。古人在二十四候每一候不开花的植物中,挑选了某些植物作代表,叫做这一候中的花信风。其中立春之后是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我却认定能真正代表春天花信的,便只有这樱桃与油菜花。一是因为早,立春之后,万花还没苏醒时,此两种花就应了节气召唤;二是因为艳,土地还没征发时,地里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地势稍高的坡地里是星星点点的樱桃花,一块是大黄,一块是白点,浓墨重彩的色调,加之黄与白的相互交织,互为映衬,让整个村庄耀耀无光。如今平地上的油菜花很少见了,即使是那些暂时还来不及修建高楼和道路的土地,大多都被围墙围住而无法耕种。于是狮子山这片樱桃花,初见之下,竟然有了久违的亲切感,仿佛从前乡村的记忆,唯在此时此地迎面而来。

狮子山还有一片蚕豆地。地却是后来形成的,那一块块土堆,明显是挖掘机新掘起的泥土,趁着还没派上用场,就被农人用来栽了蚕豆。蚕豆是去年撒的种子,现在已经长成,有隐约的花朵正要冒出来。那欲出未出的样子,可推测当几场雨降临后,就一定是它们集体登场的时刻。蚕豆地旁边是一块空地,一对年老的夫妇早早地下了地。停下,跟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来种芋头,还说这芋头必得在雨水节气种下去,必得要抢在此时,才会长得更好。突然就有些莫名的感动。想起一幅幅“人勤春早”之类的意象,总觉得此时此地这对年老的夫妇,便是这意象最后的留守者。

狮子山过去是大寨地。大寨地是村里唯一以历史命名的地块,原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整出的样板地,后来这个名字便留了下来。小时候,大寨地背后滴水岩的石壁上镌刻着“农业学大寨”几个深红色的大字,只是后来风化,到现在

没了半点痕迹。这倒也携带着一些沧桑感。大寨地按计划原是“一正两厢”格局,现在却只是修建了两边的“厢房”,正房位置虽然早腾了出来,却迟迟不见有办公楼耸立起来,只是用来植了草坪,草坪倒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景致,只是每年有霜的时候,上面会降下很好的霜,常吸引上下班从此路过的人驻足凝望。大寨地还有一些低矮的房屋,是村里刚拆迁时农户的临时安置房,现在废弃不用了,也没拆除,只是砌了一道围墙将其隔着。房屋周围,是农户栽下的一片桃树,还没开花,却冒出了新的叶芽,就像立春那日我在水碾坡发现的樱桃树的叶芽一样,亦是初生的样子。节气之上,樱桃花与桃花的生长时间,恰恰是一个“三候”共计十五日左右的距离。

地坎上盛开着黄色的九里光。当然,九里光不是此时开的花,而是在冬日里就盛开了,一直延续到此时。九里光很是耀眼,据说只要花开,九里之内必有其光芒照耀。九里光呈黄色,有点像菊花。又因其经得起霜雪洗礼,不识得的还常常将两者混淆。但实际上,大多数菊花住往过不了冬天的门槛,反倒是九里光可一路迎着风雪,不仅作为冬日点缀,亦是春天不可或缺的风景。它的生命力,其实远大于菊花。现在,当菊花消失,它们却还不停地往上攀援往四周穿插,最后从那些枯去的植物头顶冒出来,以自己的芬芳,帮着照亮周围的草木。当然,一定要仔细看看,否则,还以为九里光只是寄生于其它植物之上,殊不知它们的根就深扎在那些草木底下,且草木之下,更有泥土相连,只是从不显山露水。

不过,九里光的花期,终究还是结束了。雨水节气第十日,它们纷纷凋谢了。只是,这样的凋谢却也不失悲壮,就好比一旦为其它植物顶住冬之压力又掀开春的天空后,自身就圆寂似的。还有它们亦总是引人联想,在雨水的门槛上,它们的辞旧迎新,有点近似于我此时的乡村,一方面是新生活的到来,另一方面是旧时光的消逝,其间的情愫,总有点让人感怀。

雨水节气第十二日,早樱也开花了。而我似乎没有过多的热情,原因是我们村从未栽种过樱花,此前亦不识樱花,知道樱花是在后来离开村子并阅读了几本书之后。这几株樱花,是后来才移栽过来的,我总觉得它是外来的事情,跟村子并没有半点血肉联系。但它们显然也不在乎我的态度,那一朵朵的红,在一抹温湿的空气中,仿佛刚刚得了雨水滋润,正由里到外灿烂地盛开着,仿佛还要连着远处的樱花与油菜花,一起将早春的花事推到极致的。而我,是不是有些狭隘了呢?大地之上,草木之间,其实又怎能分彼此,同是与季节人心共呼吸,同是要让人为之牵挂并欣喜相连。

柳树也发新芽了。一枝枝立春时还沉寂于梦里光秃秃的枝条,在雨水节气最晚一日,就都赶到一起挂满了绿色的嫩叶,宛如垂下的纤纤玉手,全是惹人怜爱的模样。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柳树过去约二十米远,亦是被围墙围住即将开发的一块空地,柳树就立在那里,还有一棵枝条越过围墙,我就认这棵柳树。柳树下原是一口井,井里常年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水,一直流到水碾坡,最后形成了坝口河。在直流,我们都一直将这棵柳树视为坝口河源头,只是后来要修建坝陵大道,坝口河就被填平了,水井也干涸了,柳树却留了下来。一时之间就有点感慨,仿佛万千劫之后,岁月渺远之时又邂逅的那一份亲切,让人为之情不自禁。

有一滴雨落在我的额头上,尔后不见了。我先疑心这并不是雨,而是柳枝上滴落的露珠。大约两秒后,却又有两三点,再到七八点,一直到密密麻麻的雨点落下来,还能听到瑟瑟窸窣的声音。声音落到草木上,先是一簇发出响声,再又是两簇、三簇发出响声,到最后就连成一片,仿佛大地之上的草木,一起萌动起来。看来,雨是真的来了。雨已经跨过春天的门槛。于是又想起了古人关于雨水节气的记录:

“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想雨下落成水,水润草木,大地之上,果真就换了人间。



老安顺的年味

□陈文杰



日,厨房氤氲的烟火中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我们和院坝里的孩子野回来,就去偎在她身边讨要吃的。祖母主持厨役后,厨房里增加个泡菜菜的坛子,简单食材都化作舌尖奇迹。譬如,一根白菜,先剥去老菜叶子,留下鲜嫩菜心。老菜叶子入沸水焯熟,放入酸菜坛腌制;鲜嫩菜心用来做成清淡鲜美的白菜汤;白菜杆则用糟辣椒炒成糟辣白菜。

20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实行粮食供给制。祖母来时是腊月,粮店的主粮是糯米,父亲买来后唉声叹气,母亲早上排队去领“供应肉”,则是几斤咸肉和几条奇奇怪怪的盐腌海鱼。祖母抓取糯米淘了淘,用发簪插入肉中取出,尝了一下,皱了皱眉,继而宽慰道:“还好,不是陈米,肉倒是咸了些,没事,我有办法,给你们做点年货。”

下午祖母三人随祖母到水井边取水,水井边异常热闹,一条街的家庭主妇都来清洗咸肉和腌鱼。回到家,祖母将清洗好的咸肉腌鱼先用清水浸泡,又带着我们到木器社要一袋碎木和刨花,用火烧成灰灰又加了些石灰,取水调和成糊状,将咸肉腌鱼放入浸泡,同时放入几个鸭蛋。第二天,祖母用火簪刺肉中尝了尝,将炒制好的香料撒在肉上,挂在灶上晾干做成腊肉。此外,祖母

上红色蜡液,淡红色蜡烛做成。

母亲当时在供销社工作,可以用一些单位福利和其他相关单位交换生活物资。除夕前夜,居然买到一只公鸡,乐呵呵抱回家来。祖母将浸泡在草木灰里的鱼肉,清洗晾干后开始改刀准备。午后,父亲在大门上张贴自撰对联,在堂屋墙壁正中间摆开阵势搞供奉,祖母教我礼仪。父亲拿来个白瓷碗,里面是祖母用水培的三头大蒜,已长出蒜叶,祖母接过洒了些水后放在供桌,说了些吉祥话。红彤彤烛光映照下,晶莹水珠挂在碧绿蒜叶上,这红与绿的配色,颇为悦目。

四

母亲将阁楼上的碗碟取出,仔细清洗后备用。祖母将糯米制成的八宝饭、糍粑和油炸汤圆等干菜菜盘,按特定顺序上桌摆放;桌上除了炖煮的公鸡,其余菜肴均由咸肉、腌肉和糯米制成。一盘用咸肉制成的腊肉,呈现出晶莹剔透的质感,肥瘦相间,呈鲜红色,口感咸香适中;经过草木灰浸泡的咸肉腌肉,去除了不适的咸涩味道,各种菜品与新鲜肉食口感无异。一同放置的新鲜鸭蛋,早已腌制成盐蛋,煮熟后切片装盘,金黄油亮的蛋黄与白哲柔软的蛋白形成鲜明对比,散发着特有清香;得益于咸海鱼,我们也在年夜饭上首次品尝到糟辣椒焗带鱼和比目鱼焗海带。

随着时令蔬菜上桌,爆竹声响起,祭祖仪式结束后,桌面上精心烹制的佳肴,在精美的瓷器衬托下,灯火可亲的年夜饭的仪式感瞬间拉满。母亲教了下手菜,说“恰好有四盘八碗”。祖母道:“年夜饭嘛,必须四盘八碗,四盘是四季平安,八碗是八方来财。”

多年以后,我读到汪曾祺先生散文《岁朝清供》,才知道旧时新年常选松、竹、梅、水仙等植物,放置于瓶瓶或盆盆中,陈于几案上自娱或供于祭祖的雅玩物件,谓之“岁朝清供”。汪曾祺先生在文中提及: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

当我知道白瓷碗里的蒜叶代表“岁朝清供”,也了解到用草木灰或咸鱼腌肉是盐焗综合的作用,“四盘八碗”在年夜饭的寓意与仪式感后,祖母早已离开多年,成为我向下代讲述的老祖母。她将平凡食材烹制成美味,永远留在记忆里。忆起被时光深藏的温馨,家的气息、年的味道,如清酒细流般,抚慰着心底深处的柔软。



乡场上赶年场

□景洪睿

传统习俗讲究仪式感,尤其是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敬灶神开始,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庭院、置办年货,年味越来越浓。春节前最后一个赶场日,俗称赶年场,更是将仪式感“拉满”。

赶年场,一定要去乡场。乡场沾着泥土气息的新鲜蔬果、喂包谷的散养鸡、手工编织的竹编制品,都带着乡土味道。不是年场,乡场也很热闹。小城有很多固定的露天市集,逢周日赶场。主城区西门的赶场自至少延续50年以上,各县区的主城区也都有固定场所充当赶场的主会场,距离主城区较近乡镇也在周末赶场。还有一些地方赶生香场,即按十二生肖纪日,鼠日起赶场,牛日起赶场。虎因为形象凶悍,就以小虎命名,叫猫场。如此类推,12日为一周,一周完了再由鼠日起,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因肖为场,肖随场配,场因

肖名。久而久之,那择日聚集的易易场所因场成寨,成了人口聚居的乡。鸡场乡、马场镇、猴场乡,这些乡的名字,大抵也与此有关吧!

过去的乡场大多为乡、村集,是乡民们交易牲畜和农产品、交换信息和沟通感情的平台。四里八乡的亲朋聚在乡场上,不一定买什么,也不一定卖什么,图的是忙里偷闲相聚,“龙门阵”里摆家常,顺带一些恰好相中的、家里也产不出来的吃穿用品。

如今的乡场早没了地域差别。市、县、乡行政机关所在地,村与村的交界处,有规律可循的规模性交易都可以称之为乡场。乡场上卖东西的人,除了“转转场”的商行和开店摆摊的坐商,就是将家里的农副产品拿出来售卖的老百姓,卖的大多是自家养的鸡鸭、自家制的干货、自家种的蔬果、自家编的竹筐等。品种虽然一般,



过年,是一段岁月的靠岸,一段岁月的起始。一家人齐聚一堂,围炉而坐,灯火熠熠,子孙绕膝,闲话年华,欢声笑语。情到浓时,喧嚷声中都能闻出甜味,这便是我心中过年的模样。亦或是老了,亦或是年味变淡,我常常想起儿时那些光景。

从前节奏慢,每逢节日一家人会上几天心思去酝酿,等待和迎接。那些年物资匮乏,年夜饭,是当仁不让的盛宴。彼时,母亲性格泼辣不谙家务,父亲行伍出身不屑俗务,每届过年两人如临大敌。欢乐除夕从父亲杀鸡开始,看杀鸡也是我们姐弟三人当天的娱乐节目,杀鸡是每户男性必须的任务,以示男丁兴旺,女性僭越则要被邻居舌头的。

除夕早晨,面色凝重的父亲开始杀鸡。只见他将鸡颈部毛羽拔掉下刀,鸡血流入碗中,父亲手忙脚乱起来,母亲站在一旁,跟上去提腿揪翅,直至鸡不再动弹,大汗淋漓的父亲到一旁抽烟。意外多半在此时出现,就刀的鸡,突然振羽而起满院奔走,父亲丢掉香烟去追赶,姐弟三人也加入,一地鸡毛过后,鸡才放下最后的倔强。

吾乡将杀鸡不死称之为“不重生”。父亲屡试不爽后大度放权,以“不重生”自嘲。母亲杀鸡是把好手,做菜却不尽如人意,某年心血来潮提升年夜饭品质,倡议增加“羊尾”这一菜品,为保险起见于除夕前夜提前演练,先切一方肥肉下锅,捞出改刀备用,调制糖糊,烧油将挂糊肥肉条下锅炸制,但是成品不是掉壳就是肉条内陷,姐第三人在锅里将糖油混合物,在父母嬉笑着哄上床入睡。次日,年夜饭上母亲捧出一碗“羊尾”,经过百折不挠的试验,硬是将入口酥滑的“羊尾”做成焦香酥脆的挂糊脆哨。以后我吃过各种大厨做的“羊尾”,都赶不上那年除夕,那样的甜蜜。

我家年夜饭得以改观,是父亲将祖母从老家接来过后。祖母带来的物品不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套瓷碗,碗碟被纸层层包裹。祖母取出个胎体莹白的长方形鱼盘,在灯光下展示给母亲看。灯光透进鱼盘,格外剔透。她告诉我们,这是江西瓷,以前花两石谷子,从一破落户人家中换得。祖母郑重吩咐父母将它置于阁楼之上,逢年过节时才取来使用。祖母极为干练,承担所有家务。每

记得小的时候,农历正月初五,门口会迎来送财神的老人,且不止一个。他们能说会道,恭维话一直说到你把两毛、三毛甚至五毛钱或一两片糕粑交给他为止。那时候生活紧张,能给出五毛钱,送财神的已非常满意。收到的是一片或两片糕粑,就放到随身带来的布袋,转身就走。经常在下见到送财神的老人背着或扛着糕粑向村外走去。

在民俗中财神有多人。除专司人间财富的赵公明,还有生财有道的神陶朱公范蠡,忠诚信义为本的关公、撒钱济贫的准财神刘海蟾,甚至有些地方信仰明代首富沈万三。屯堡人家接的财神都是赵公明。我想这与屯堡地区流传《封神演义》有关,有地戏队就表演这剧本。《封神演义》里,赵公明原在峨眉山罗浮洞修道,受闻太师邀请下山助纣攻打武王,不料被散仙陆压道人暗害,后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之神,统领“招宝天尊”“纳珍天尊”“招财使者”“利市仙官”,别无其他神仙可代替,大约这就是屯堡人把他看作正财神的原因。

其实送财神的正规日子是农历正月初五。据说赵公明性情慷慨,一年中仅在农历正月初五走下龙虎玄坛一次,到民间去。他的走动很随意,不定去往哪家,因此,每家都希望走到自己家来。但因送财神的人一天送不了几个村寨,有的从大年初三开始送到初五,最迟初六,目的是多送些村寨。送来的“财神”其实是张印着财神像的纸,大约比小学生《新华字典》纸张长一点。财神形象一般是:面容圆黑,黑脸无须,怒睁豹眼,头戴铁冠或古代武将打扮,骑黑虎,单手执鞭横于头顶。印版不是雕得很好,印刷也点草率,但只要大概可辨是财神即可。接了财神后,要恭敬地贴在神龛下或堂屋里。

屯堡地区有的地方会把“送财神”和“送春牛”笼统称为“送春贴”,但还是有区别:“送春牛”送来的是夏天满田绿油秧的秧苗,秋天黄金的稻子,是风顺雨顺、五谷丰登,满满出浓浓的农耕气息;而“送财神”则是顺风顺水,一本万利,满满的财富希望。我们村做生意的人家多,因此,村里很少看到“送春牛”的,基本都是“送财神”。

“送春牛”需口才好,恭贺得主人家高兴。走到门边,“送春贴”的人就开始唱贺词:“春牛送到主人家,请开金银两扇,打开左边是摇钱树,推开右边是聚宝盆,日生金来夜生银,恭贺荣华万万年。”唱的贺词大都顺口编来。有些主人家装听不到,“送春贴”的就再唱几句。主人家听了高兴,便把准备好的零钱或糕粑,回一句“赶你的吉言!”送了过来。后来听说有些人唱的是屯堡花灯的开门调子,因多半收到的是糕粑,所以有人戏称为屯堡花灯“糕粑调”,是花灯“九腔十八调”的十八调之一。而“送财神的”人不必有多好的口才,就来一句:“财神到,请主人家接财神。”

现在,“送财神”的情景仿佛过去好多年,突然间想起,像做了个梦,满满的童年印象。